

「書展有約」系列：

李敖

你們只看到我冰山的一角

香港書展2千人的會議廳因為李敖的演講〈中國知識分子的走向〉而被擠爆，來晚的聽眾乾脆坐在走道的空地上，放眼望去，多是一副副年輕的面孔，普通話更密集地在空氣中你來我往。他們有的帶着好奇，有的帶着困惑，有的帶着激動，互相之間傳遞個照相機或手機，讓身後的人幫忙拍下自己在現場的照片，哪怕背後的主席台上，還只有一個空落落的沙發。

今年76歲的李敖，帶來了三本近作：一個是批駁台灣學者龍應台的《大江大海騙了你》，一個是抨擊美國歷屆總統的《陽痿美國》(內地改作《審判美國》)，以及反思革命方式和價值的《第73烈士》。除了《審判》一書，其餘都沒有在內地發行。

「很可惜，我的很多東西都被埋沒掉了，大家看到的我，只是冰山的一角。」身穿鮮紅夾克、戴紅灰波紋領帶的李敖，膚色紅潤而細膩，常常漾開而去的笑容，在跟隨他十幾年的御用攝影師賴岳忠眼裡，是相由心生的美，「是靈魂的美。」賴岳忠說。

在講座前的記者會上，20歲就登門拜訪李敖的香港文化人馬家輝，也舉例說明其為人如何細膩和體貼。一次他和李敖晚飯回家，路上李敖突然停下來示意等他一下，便轉進路旁一間文具店，再走出來時，手裡已有一把圓珠筆。原來，席間兩人為表達清晰，曾用紙筆溝通，李敖留意到馬家輝的筆油用完了。

「我年輕的時候只看到李大師的勇敢、愛罵人，現在隨着自己的年紀大了，才體會到他原來是那麼細心和溫柔。」坐在一旁的李敖，雖然笑瞇瞇的聽着晚輩們對他極盡讚美，但一如既往地並不照單全收，「他們都太年輕，對我的了解有一個極限。」

留得青山在

抿着嘴、帶着羞澀笑容的《亞洲週刊》總編輯邱立本，隨即被李敖點名上座，這位小李敖15歲、同為台大校友的人被李敖認為是在場對他認識最全面的，「我幾十年前在香港念高中時，受到他《傳統下的獨白》的影響，後來去台北念大學，看到了在白色恐怖、思想禁錮的時期，李敖所代表的一種道德力量。當今，台灣、大陸都在發生變化，李敖也要面對很多挑戰，但他核心的東西，比如正義、細膩這些人格魅力，仍然讓人很感佩。」

還有一樣東西沒有變，就是公眾對李敖的期望。現場有廣東中山某報紙讀者協會組團來聽講座的，也有從深圳來的80後小夫妻，他們關心的問題或抽象或宏大，比如由最近的郭美美事件請李敖對中國紅十字會提供良策，比如問中國未來的走向等等，李敖倒也十分坦白，聳聳肩膀，「我也沒有辦法。」這讓在場者的觀眾難免失望，但他明白年輕人的赤子之心，反過來會勸誡小朋友們不要鬱悶，積極生活，細水長流，「我的老師殷海光49歲得胃癌死掉了，一個哲學家得了胃癌死掉，就像神父得了梅毒死掉一樣，說明他很多問題都沒有相通囉。」

但人們還是明顯感到當年直面強權的硬漢李敖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一方面來自年紀上的自然規律，儘管李敖說自己的聲音和性格要年輕過實際年齡幾十歲，但他也承認在走路、下樓梯時的「動作很老」；另一方面的變化是他的思想境界。

就像賴岳忠鏡頭下的那個獨居陽明山皓首窮經的學者，我們感受不到孤冷清寡，積憤難書，而是連平時買麵包都笑語盈盈的長者的溫暖；像與世俗生活達成了某種共識，同時又享受着超然度外的自由。這一刻也許會突然意識到，那個出現在電視裡、拿着胡椒瓶站在立法

院外面的李敖，也許根本就是在玩一個智者和愚人的遊戲。

賴岳忠在一篇微博中曾憶述了李敖這麼一件事：一次陪李敖去參觀曾關押他5年多的看守所，回想當年正值創作巔峰卻被無端端摧殘在此，賴岳忠寫道：「現今他(李敖)反對入獄搞革命，他說太不值得了。他提倡用聰明的方法搞變革，他不要年輕人犧牲自由當烈士，逝水難追啊！」這個訊息在《第73烈士》一書中也清楚地被傳達出來，李敖透過對「烈士」的重新定義，強調的是個人的一時魯莽會成為歷史嬗變的人質。

硬漢不老

然而李敖並不承認自己正趨於「柔軟」，他在記者會現場說的最多的是，「大家對我了解得太少了。」言語中有些無奈。「《西遊記》裡的孫悟空，打妖怪丟了棒子，沒辦法只好去找觀音菩薩求救，觀音說，猴子，你平時對我沒有禮貌，為什麼現在前鞠而後躬？孫悟空說，我沒有棒子。我現在沒有媒體了，每次借別人的雜誌或電視台講幾句話，因為是做客人，所以要稍微客氣點。」他是指自己的電視台演說生涯。他感念兩位知己周荃和劉長樂，前者被喻為台灣有線電視的「媽祖婆」，在90年代初請李敖主持《李敖笑傲江湖》等一系列政論節目，樹立了後者直言敢罵的獨行俠形象，後因受到打壓而被迫中止；2004年《鳳凰衛視》老闆劉長樂邀請李敖重出江湖，主持《李敖有話說》，兩年共播出700多集，讓內地的觀眾新見識了李敖的風采。對於兩位的知遇之恩，李敖曾說，「沒有他們的慧眼與勇氣，李敖只是紙上英雄；有了他們，李敖才是媒體惡霸。但做惡霸，自我感覺良好，知己卻吃足了苦頭。」

今年5月，他在新浪開設微博，跟隨的粉絲很快衝破百萬，他驚訝於這種新的傳播工具，甚至不惜犧牲手寫稿的習慣，重學打字，那140字的空間是他要佔領的平台，「希望透過媒體可以對我有更多一些了解。」他對年輕一代的溝通，也做過很多的努力，「其實我的著作裡有一部分是跟現在有關係的，很可惜被埋沒掉了。我曾寫過一本《虛擬的十七歲》，內地無法出版。我做這些，別人還是不了解我，不過這也怪我自己。」在微博裡，依然能展現他的原貌，比如，依然博古論今，依然



李敖書展，帶來了三本近著，據他說，還有一本英文書在寫。



李敖的兒子(右)李戡到北大上學，圓了父親的夢想。



李敖說，自己的年紀太大，已不適合談論女人的審美。(圖為他作為特邀嘉賓，出現在莫文蔚的記者會上。)



文、攝：梁小島

自負狂妄，「我常常自負的說，我是一個標杆，你對我的意見就可以看到你是什麼樣的人，我就是一把量尺。所以我出現以後，讓很多人感到不愉快，因為讓他們感到無地自容。」

獨愛名牌鋼筆

問李敖現在在關心什麼問題，過着怎樣的生活，他回答，希望超越自己，「余光中現在活到80歲，他如果40年前死掉了，他還是余光中。表示他40年來沒有進步，寫來寫去還是那一套。我要寫過去寫不出來的書，重新開闢戰場。」李敖隨即舉起自己帶來書展的三本書，「我一輩子沒有出過國，看上去土土的，但過一段時間，你們會看到我寫的英文書，就知道我的英文有多好了。」他狡黠的笑着。

邱立本去山中找李敖聊天，發現他深居簡出，常加熱冷凍食品，自己解決吃飯問題。一千平方尺的房子到處是書，但卻一塵不染，清潔打掃都是李敖親力親為。每天過午不食，晚上更不會吃飯。老婆、孩子則住在市區。除了朋友的電話和上門拜訪，他總是不斷地在寫作。

李敖對世界名牌不屑一顧，唯獨對名牌鋼筆情有獨鍾。一次劉長樂送他一枝梅塞納斯(Gaius Maccenas)紀念筆，他捨不得用，「要等我死後發賣。」他在微博中寫道。也是這樣一個人，曾為救助台灣慰安婦，拍賣自己的上百件字畫古董珍藏，捐出拍賣所得一百多萬美金。「要怎麼看到我冰山的全貌呢，就像鐵達尼號沉船，不需要撈起來，但到時候就都得到了。」君子慎獨，李敖把他的冰山，都藏在陽明山的書海之中了。

查理嘉儀



在香港尋找創業綠洲

85年底出生的Charlie今年第一次參加由香港設計中心及香港設計大使共同主辦的設計市集Design Mart，她和弟弟自2009年創立了生活設計品牌DELICATION，他們將帶着首個主打產品迷你盆栽Jungle IN A Bottle(瓶中森林)亮相展場。年初他們曾參加在臺灣的年宵市場，那些翠綠或殷紅的多年生植物頗受到年輕情侶、辦公室OL等人群的歡心，幾小時內便告售罄，這讓Charlie姐弟看到了潛在的市場。如何在有限空間的玻璃瓶內控制營養土層的分佈，如何選擇搭配相宜的植物和石礫，更重要的是，如何成功地培植一個有機的生長環境，Charlie和弟弟曾為此做了很多嘗試，也會上網或從圖書館找來園藝類的書自學。

「我們更偏重做可持續的產品，不僅是在產品設計上創新，同時也在推崇一種生活方式。」Charlie戴着濃密而彎曲的眼睫毛，妝容精緻，波浪長髮垂至胸前，是日係少女風。她是家中老大，因此說話做事有大家姐的幹練和穩重。建立個人設計品牌是Charlie從小的理想。



Charlie和弟弟設計的「瓶中森林」。

業，涉及部分工業設計，女生選讀的人不多，「一直很喜欢手錶這種古老傳統工業，它的空間很局限，但反而給想像力很多挑戰。」她的家人也有從事手錶銷售和維修行業，跟手錶有淵源。畢業前，她已有機會參與平面、珠寶甚至廣告設計的工作，對市場的親身接觸，讓她更清楚自己的定位。後來她加入一間歐洲高級時裝的手錶和珠寶設計部門，看到了品牌背後的團隊合作，「做設計，只有一人難以成事。」她對記者介紹說，香港的鐘表設計在業內有一定知名度，世界不少高級服飾品牌都願意找香港設計師合作，每年9月在香港舉辦的鐘表展，更是亞洲規模最大，「一般設計的零件包括表帶、表殼、走針等，而機芯的結構可以決定設計的空間大小。」但可惜香港已沒有製造業，Charlie發現，近年內地鐘表製造廠也開始研發自己的機芯，「我平日如果發現特別的機芯或者其他零件，也會收集起來。」

網上商舖起步

別看Charlie樣貌高挑溫柔，小時是個男仔頭，「喜歡

Design Mart 2011

時間：11am-6pm；29-31/07 (週五-週日)

地點：九龍塘達之路72號創新中心

拆玩具，好奇心強，屬於主導型的性格。」始終跟隨大工業做螺絲釘，不是她的那杯茶。自己當老闆，什麼都要一手一腳做。好在弟弟也是做鐘錶設計出身，弟弟一畢業，兩人便決定合作創業。「做mini盆景，最先是弟弟的主意，」Charlie笑着說，「當時我們都是玩，送給朋友。到元朗的工廠回收普通白玻璃樽，體積都很大。越來越多朋友留意到我們，我們就嘗試做越做越小，直接去內地廠家訂做水晶玻璃。」租門面租金太貴，對初創業者來說，不是好的選擇，而Charlie亦曾吃過苦頭，後來決定開設網上商舖，家裡因此擺滿大大小小的玻璃樽，而植物更需要大光燈照攝小苗，「開始做一個小盆景要4至5個鐘，現在半小時就搞定。」

Charlie也承認，設計者在香港生存不易，但她對自己很有信心。除了創意小品，她亦會繼續發展她的手錶設計，甚至將損耗的手錶零件加入珠寶循環再用，「希望再過2年，我們的產品可以真正入到市場。另外，也希望吸引更多有創意的設計師的加入。」Charlie平時會讀企業管理的書，還從《論語》中學習與人的相處之道，「我也是一個家庭觀念很重的人，並不是一個工作狂，趁着現在年輕，可以好好搏一搏。」

文、攝：梁小島